

我的两位父亲

□ 梁小玲(壮族)



立。在这次战斗中,父亲身先士卒,英勇作战,痛击顽敌,荣立大功,被人民政府奖励大米100斤。1950年1月,上级调父亲到武鸣县委工作,他开拓性地开展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1952年,根据组织需要,他从部队转业到凌云县公安局工作。他以军人的雷厉作风,整肃地方治安,抓捕违法犯罪份子,保一方平安,获得地方老百姓赞誉。1955年,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凌云县分成凌云和乐业两县。父亲被调往乐业县公安局,党组织委任他作为特派员到乐业县雅长公社工作并兼任派出所所长。父亲任职后,完成了上级交办的任务,为营造当地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作出了新的贡献。不幸的是,后来父亲因战斗留下的旧伤复发以及积劳成疾而病倒,且病情迅速恶化。1963年8月,父亲在南宁虽经多方抢救但无果,最终溘然长逝。时年,父亲38岁,正值大好年华。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当时,我们

姐弟三人还小,母亲没有正式工作,靠打零星小工维持生计。因此,父亲在南宁治病时,我们只好委托四姑父照顾他。父亲病逝后,我们居然连他安葬何处也不知。直到我工作后的第二年,在自治区公安厅的协助下,才在广西烈士陵园找到父亲的墓地。这实在是愧对父亲啊!

父亲去世那一年,母亲才25岁,一家人的生活顿时陷入了困境。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三人,改嫁给继父。

继父叫兰德规,河池市都安县人。1951年1月,他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奔赴朝鲜抗美援朝。他原是步兵,后转为炮兵。作为步兵,他在炮火连天的战场英勇战斗,冒着枪林弹雨冲锋杀敌;作为炮兵,他和战友们以快准狠的炮火打击消灭敌人。在战斗中,他立过功,负过伤,为三等残疾军人,经受住了战火的洗礼和考验。因表现优秀,1954年,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4月,他作为荣誉军人转业地

方,被安排到柳州市钢铁厂工作。后来,他服从组织安排,带领几十号人前往乐业县森林工业局工作(现自治区国有雅长林场),这一干就是一辈子。

在云山雾海的林场里,继父作为领导,同大家一块护林防火,育种栽苗,采伐撒播,使林场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林场赢得诸多荣誉。而他自已不辞劳苦地工作和不求回报地奉献,也常被评先进个人和优秀共产党员,成为大家学习的楷模。正所谓:“云山几度铸铁骨,林海数载炼丹心。军人本色终不变,迎来人生四季春。”

记得有一次,林场评选他为优秀共产党员,奖金50元。单位多次催促他去领取,而他却坚决地说:“不要,留给更需要的人或者用在林场的事业上吧!”20世纪60年代,50元可是一笔不少的财富啊。用现在许多年轻人的话说:“太傻了。”而正是这种“傻”,让我看到一位老党员只讲奉献、不图回报的爱国爱党的优秀品质和伟大精神。

还记得小时候每每过年,只要家里杀年猪,继父都会叫上左邻右舍,共同分享年猪。甚至只是路过家门口并不认识的人,也能一起分享这份喜庆。继父朴实厚道、热情好客的性格深深地影响着我,使我更懂得为人处世的道理。

这就是我的继父,一个不计功名利禄,全身心地扑在党的工作上的好父亲。人们都说,参加过抗美援朝的退伍军人,可以享受一定的政策待遇。但是,我的继父直到逝世,从没有去争取这些待遇。我想,他心里一定是像许许多多抗美援朝老兵一样,不提要求,不给组织添麻烦。实际上,就连“光荣之家”这块小小牌匾,也是在他逝世后才送到家里并挂到门口上。

两位父亲虽然早已仙逝,却为我们展示了一代革命军人和共产党员的真风采。他们是共和国的战士,又是人民的勤务员;他们英勇无畏,无私奉献,铸造了撼天动地的军魂和为人民服务的党魂。

日子越过越红火

□ 那超(壮族)

在环江,当毛南人以民族的名义向世人宣布——我们整族脱贫了毛南山乡立刻沸腾起来这声音犹如洪钟大吕,响彻云霄因为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布谷催春,亮汪汪的水田里插满了一行行绿油油的秧苗绘制着新时代的田园诗意和风与春水经过的地方百鸟合鸣,繁花绽放

编织花竹帽的姑娘把心事编进去把月光编进去,把乡音编进去心上的人儿哟,是划过窗前的流萤照亮了姑娘的心儿动听的歌儿彻夜唱不完

用爱喂养的桑蚕,编织着绚丽的梦境采桑的姑娘,是谁家的妹子步履轻盈,吐气如兰她与桑叶说话,与蚕儿谈心,与风儿

嬉戏心里装着整个桑园,整个乡村,还有远方的思念

暮色中的炊烟,向天地传递信息乡村里的喜悦随处可见姑娘与小伙子们唱歌跳舞歌声在月夜里悠扬动听牛角寨的瀑布,把欢乐带到远方

木论古道,古木参天中洲河畔,山高水长环江两岸,流光溢彩杨梅坳上的杜鹃花,开得轰轰烈烈龙岩的万亩草甸上,擎起了巨大的风叶

驯乐梯田犹如小家碧玉藏在深闺中,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文雅天坑群敞开胸怀展示大地的幽深与坚韧中英联合探险队揭开了它神秘面纱

在环江这片神奇的土地上高山流水有知音,奇花异草会佳人历史文化与民风民俗交相辉映贵南高铁穿越环江的崇山峻岭环江的发展将搭上高铁的速度

在环江,在毛南山乡每一片叶子都是新的,光芒闪烁每一朵鲜花都是新的,千姿百态每一声鸟鸣都是新的,百媚千娇每一个日子都是新的,魅力四射

站在时代的前沿,沐浴着党的恩情我们凝神聚力,我们信心百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搞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家园我们永远在路上,我们都是追梦人

肥沃的土地是我们的根勤劳与智慧是我们的魂太阳在天宇舞蹈,我们在大地上耕耘我们用彩虹编织着新的生活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来南宁找我一趟。

两天后,我来到南宁他的家,一进门,我吓了一跳,给我开门的明勇兄拄着拐杖、穿着松垮的病号衣服,面色棕黑,人瘦如柴。她爱人告诉我,他确诊肝癌晚期已经半个月了,在广西工人医院留医。

明勇说,老弟,你是我最信任的人,我想把一项重任托付给你。两个月前,我答应帮广西中医医院王登旗教授写他的传记,我已经收集到一半的材料,写了7000多字。现在我估计是完成不了这个任务了,你接着写。说完,他把王教授给的2000块钱定金交给我。我说,我还没决定能不能写王教授的传记,如果写这钱也是你的,因为你已经写了7000多字。几经推让,他才把钱收回。

王教授是广西兴业县人,中共党员,当时已经88岁,在广西中医医院工作。他曾任广西中医学院针灸教研组长、教研室主任,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针灸科主任,广西针

灸学会副会长,广西名老中医,全国中医院校研究会理事,广西中医药大学针灸学学科带头人,硕士生导师,广西针灸学会荣誉会长。能写王教授的传记是我的荣幸,我要求先见见王教授再决定。明勇很高兴,精神也很好,在去中医院的公交车上说个不停。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我没能接受明勇的托付。从南宁回来不久,河池市党史办主要领导喊我陪他去看望明勇,顺便跟他拿几本《长路为远方》,作为史料收藏。

汽车在兰海高速都安至南宁段上行驶。我望着默默开车的文友:同是60年代人,此君功成名就,正处一枚……如果1987年我能转正……紧接着,我的故事又一次从我的舌尖倾泻而出……

他平静地听着,像一堵冷漠的墙。听完,他沉思少顷,微笑着看我

一眼说,兄弟,每个人今生走过的路都是注定他要走过的,走好选择的路就是成功的人生。比如我们上南宁,有两条路,一条是经武鸣过高峰岭,一条是我们车轮下的这条路。既然我们选择了这条路,就好好地欣赏这一路的风光,享受这一路的心情,不要去想象另一条路的风光。如果你行走在路上,却去想另一条路上的风光,你不但看不到那条路上的风光,连这一路的风光你也会错过了。其实,那条你想路你压根没有走过,与你毫无关系。在不同的境地,可以看到无数种落日的壮观,但是,一个人无法同时在两条路上领略两种不同的风光。

别叹息自己有太多的不甘。你想过吗?现在我们去看望的这位兄弟,今年的夏天应该不再属于他了。

从南宁回来不到两个月,明勇兄就走完一生,去了“远方”。

自此,我明白剩下的每个日子都是阳光灿烂。

墓园的天空雾霭沉沉,带不走我的深深思念;四周青山依旧,融不进我的凄凄情怀。杜鹃啼血,声声悲切;香烟袅袅,缕缕哀伤。我默默地站在两位父亲墓前,看着垂泪的红烛,双手合十,虔诚地叩拜。两位至爱的父亲,你们的儿女满怀哀伤,带着由衷的问候和思念,看望你们来了!

命运之神在戏弄,生活之舟在颠簸。我的人生中,拥有两位父亲:一位生父,一位继父。而这两位父亲,都是共和国的军人。缅怀和追忆他们,心中的忧伤渐渐转为甜美和温馨。

两位父亲都是同时代的兵,身穿戎装,英姿飒爽,英勇刚强。一个为缔造新中国而浴血奋战,一个曾在朝鲜战场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部队,他俩都受过伤、立过功,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名符其实的老革命、老党员。

我的亲生父亲叫梁志吉。在姐姐10岁,弟弟1岁,我未满5岁的时候,他因病丢下幼小的子女和年轻的母亲,驾鹤西去不复还,全家一下子就陷入万分悲痛和困顿当中。

在我的记忆里,我的亲生父亲是革命英雄、人民公仆。他在解放战争中,带领队伍冲锋陷阵,奋勇杀敌,展示了人民军人的英雄本色。据村里的乡亲回忆,在一次战斗中,他所在的部队被敌人包围,危机四起。他镇定自若,快速爬上瓦房顶占据有利地形,打击当面之敌,掩护战友杀出包围圈。敌人发现他后,便集中火力向他扫射,使他陷入险境。他在瓦房顶上且避且战,终因势单力薄,不幸被子弹打中面骨,身负重伤,幸得战友及时相救保住了性命。后经医院治疗,他伤口愈合,但嘴角却有些歪了。因此他被鉴定为三级甲等残疾并获发军人残疾证书。

我母亲常常动情地回忆起我的父亲:1949年2月,他在平治县(今平果市)主力大队任中队长、副连长,这支部队就是当年陶爱英(后任广西区委副书记)所领导和指挥的部队。1949年6月,这支部队与敌作战,歼敌甚多,大获全胜。那年10月,平治县临时人民政府成

六年前,我在《在桥上看桥》中写道:为什么我们从这座桥上走过,总对别人走过的另一座桥心生好奇、羡慕?

我曾一直惦记着我没能走过的那条路,想着它的起点和终点,想着它的每一道弯、每一座里程碑;想着我如何启程、抵达,甚至是途中的浪漫种种。

我23岁的时候,那条路铺到了我的脚下。

1986年3月,在村完小当了半个月的工友后,我被聘请为代课教师,从文学青年变为人民教师。一年后,幸运之神叩开了我的门,探出头对我抛个媚眼,又冷漠地把门阖上了,一阖就是18年。

那天是乡街的街日,我戴着父亲凿石头用来遮挡灰尘的平光眼镜,腋下夹着我刚在县报发表的127个字小品文的样报在街上转悠。校长在街上找到我,说今年代课教师最后一批考试转正,你的机会来了。3块钱报名费你有吗?碍于面子,我说有。他借到钱去找教育组长报名时,他上街买菜去了。我站在他家门前的柚

子树下抽了两根烟,还是没等到他,我把“榜上无名,脚下有路;天生我材必有用”丢在柚子树下,就踌躇满志地走上回家的山路。

那次全县代课教师转正指标47个,只有46人考试,而我没能登上校长所说的“末班车”。过后我又参加了两次转正考试,没能考上,直到2005年我才通过考试转正。18年,我把人生的黄金岁月潦潦草草地抛在了风里。

我常在这条路上仰望那条路上卓越的我,在那条路上俯视这条路上平庸的我。遭遇曲折或失意时,我就会想起那条坦途;得意或是“辉煌”时,我会想,如果在那条路上会甚之。多少次,在梦中,我走在那条路上,享受酣畅的人生。梦醒时分,我依依不舍,百般懊恼。

几十年了,这个版本成为我生命旅程的最炫底色,我无数次昭之以人,博得喝彩。

然而,我津津乐道的故事却在五年前的那个春天遭遇“冷面”。

2017年阳春三月,我和一位作家到南宁广西工人医院看望病重的文友韦明勇。韦明勇是广西都安人,壮族,广西作家协会会员。高中毕业后在乡下当6年农民,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二建筑公司当杂工、钢筋工5年,当宣传干事7年。1995年9月到广西工人报社任记者,期间当过综合副刊编辑、广告业务员。2004年后为自由职业作家。发表或出版评论、新闻、文艺作品共计180多万字,其中有9篇(部)作品先后获全国和地方奖励。出版长篇纪实文学《医海扬帆》《长路为远方》等。

2015年某天,一个矮瘦的中年男子来到都安60周年县庆办公室找我。我给他倒了一杯水,他顾不上喝水就说,陈老师,久仰大名,你代课19年,坚持写作,我很佩服……说了一大串之后,他才记得自我介绍:我是韦明勇,凡一平的老乡青盛乡人……

他给我“久仰大名”,我还他“如雷贯耳”。韦明勇写过毛主席的警卫员蓝保华的长篇故事《长路为远方》,名声确实如雷贯耳。那天,他赠我一本《长路为远方》并签名。我说你大我6岁,你为哥,以后我们兄弟同谈文学,共待白头!

2017年元宵节刚过,我就接到明勇兄的电话,声音很疲惫:老弟,你快

在路上想路

□ 陈昌恒(壮族)

